

# 大年初六 馬到成功



春節習俗

農曆正月初六，又稱為「馬日」，馬到成功。年年到此日，灑酒拜街中。萬戶千門看，無人送窮。

圖：馮印澄  
文：新華社



如是我見  
李憶蒼

以前，機場是話別送行的地方，等同古代的長亭。「何處是歸程？長亭更短亭。」那是古代的送別，是李白的《菩薩蠻》詞。長亭既是餞行處，也是比喻旅程的遙遠和歸程之不確定。李白不但將離愁別緒拴在長亭短亭上，更以長亭作為文學意象，這無疑是經典之作。後人寫離愁別緒，乾脆就以長亭、短亭定格離別。可是今天，地球已變成一個村落，莫說十里五里的長亭短亭「不是個事」，甚至連離愁也無從撩起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雖然依舊有千山萬水之隔，卻沒有一個真正遙遠的到不了的地方。借敲鍵勞作的間歇，我總喜歡上網看看李白的《上陽臺帖》，那是李白唯一傳世的墨寶。李白的字落筆豪放，快捷而流暢，在那一筆貫通的蒼勁渾厚之中，卻另有一股飄逸的氣勢撲面而來，養眼之餘，平添無限歡欣。「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。非有老筆，清壯何窮。」

# 機場與長亭

然而每每細品其中意，總覺得是謙辭，是李夫子的矯情吧。常想，若夫子生在現代，他必定是那種滿世界飛的旅行家了。那麼，他眼中的山水，山有多高？水又有多長呢？我那酷愛旅行的朋友，那天就說了：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，其實何需老筆？自己去看不就得了。況且，還可從高空俯瞰呢。

說得也是。從機場啟程，一定好看。其實，認定機場是個有趣地方，也非今天的事。機場的有趣，在於它是一個最見眾生相的地方，特別是國際機場。試想，有那麼多不同的人種與不同國籍的人在那裏來來往往，而你是其中之一，卻不在他們之列，你獨處一隅，以一個旁觀者的目光去觀察他們。你甚至可以用你的「心之眼」去轉換一下風景，像面對山水之盛般的去觀賞那些人。當然了，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而機場的有趣，不在於人們背後的故事，也不在於你對人家的生活起居了解多少。確切地說，機場是一道風景線，這風景從外在觀瞻進入到深層，讓你看到的正是文明的所在。

常言一個人的言行舉止，代表其風度、學養與修為。說某國之民如何如何，通常都是廣義的，用的是一種普遍性的旁觀目光。比如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，其本質和生態是多層次的，可是在發展的過程中，歷史為他們選定了適於生存的。選定後就逐漸演變成習俗，習俗是什麼呢？是固定了的沿襲。在此背景下，人的性格是統一的，因為本來的面目已經有了一套既定體制，因而不論是價值觀、審美觀、習俗、癖好，都給人一種刻板的印象。至於說某國之民如何如何，純屬「世俗之見」。

實則一個人的修養與內涵，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本身的文化。學養有根嗎？當然有。根即文化、觀念、習俗、心理和胸襟，受其潛移默化，人格形成，於是便有聽其言而觀其行之說。未必明察秋毫，亦不遠矣。

所以說，機場觀瞻，實為嚴肅正事，不容小覷。但是你觀察人家，人家也觀察你。正如卞之琳的詩：你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，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，你裝飾了別人的夢。

# 「籤」中香港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香港的年節華洋兼具：中式清明節，西式復活節；中式佛誕節，西式聖誕節。全年公共假日多達十七天，僅次於日本，排全球第二。春節活動安排得妥妥的：年三十黃大仙祠上頭炷香，年初二車公廟求籤、賞維港煙花，年初三看賀歲賽馬，大埔林村投「許願包」等，濃濃的老港味。

林村許願樹源於客家風俗。一九九八年在電視劇中出現，成為市民和遊客「打卡勝地」。每逢農曆新年，前來許願的人數以萬計，尤以初三、初四最多。人們把姓名生辰寫於寶牒繫上重物（早前用石頭，為避免誤傷人，改用橙桔）拋上樹幹，掛住即代表願望可成真。許願樹第一代大樟樹、第二代洋紫荊先後毀於火災，如今是第三代、為百年榕樹，或許因承載了太多願望，這棵大榕樹曾於十幾年前不堪重負而坍塌，政府邀請專家診治近四年，才使老樹重吐新葉。為保護大樹，從此村公所安排在樹旁設許願池。

黃大仙屬道教，所供奉「黃大仙」為宋代道人黃初平。近代發軔於廣東，以「普濟廣施」為傳統，有廣州和香港兩間黃大仙祠。廣州黃大仙祠建於晚清，主要創建人是梁姓道長。一九四五年為避戰亂，梁氏南來香港建祠。出於攜帶方便，將所供塑像改成畫像，這種折衷做法成了香港黃大仙信仰一特色。後來，黃大仙祠成了香港最著名廟宇之一，一九六九年政府因祠設區，在祠廟所在地「竹園」設立黃大仙區，成為香港十八區之一，區內逾百分之八十五為公屋居民。管理黃大仙祠的機構是名為「齋色園」的非牟利慈善團體，除了奉儒釋道三教，還開辦學校，亦做施粥贈衣等慈善活動。其資助的十五所中小學及幼稚園均以「可」字命名，可立可風可道可藝可信可譽可正等，好聽又文雅。

「齋色」源自道教教義，意為克制欲望、清心寡欲，倡導人悟道修真。傳說黃大仙「有求必應」，於是大量信眾每年爭在年初一子時上頭炷香，香火甚旺。



▲大年初二車公廟煙火鼎盛，不少市民選擇以大型香燭祈求牛年順景。  
中新社

車公廟求籤也是道教風俗。傳車公是宋朝元帥，南宋末年，帝昺南下避難，車帥一直護駕到香港並駐守西貢，後來獲奉為神明，農曆新年初二車公誕日求籤也成了香港年俗，個人、政府都來求籤問卜。

今年因疫情，煙花和元宵燈會連續第二年取消（去年因為「黑暴」）；林村許願樹封園，盆菜宴取消；黃大仙祠頭炷香活動取消，改臉書和電視直播，這是建國九十九年以來首次。年初一至十五，每天全場只容千人；車公廟年初二求籤活動不對公眾開放，市民個人入廟需限制人流。

車公廟求籤轉運一向受人關注。人們相信轉運風車可接續好運，扭轉衰運。轉風車的方向有講究，如果去年順遂就順時針轉，如果不太好、想轉運就逆時針轉。求籤不僅市民熱衷，官方亦每年為香港運程求籤。港英時期由布政司或民政事務官員負責，二〇〇四年起改由新界鄉議局主席求籤。共九十六支籤：上三十五、中四十四、下十七。港英時期廟祝會把所有下籤抽走，回歸後增加透明度，不再抽走下籤。一九九七年以來二十四年，所求香港運程籤有八個上籤、十三個中籤、三個下籤。

每年抽中的籤文都對外公開，一時間道士、抽籤人、媒體解讀仁智各異，人們也浮想聯翩。如果深諳港情，不妨品品，曲中弦音，很是微妙。比如一九九七年「酒逢知己

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；偶遇貴人相會敘，窗開明月照書台」，解為上籤。若是聯想回歸盛事與至今疏離擰巴的小島人心，不禁長嘆。再看二〇一四年「福無私與皆天賜，禍不生空自有招；一片婆心積善，自然福長禍潛消」（解為中籤），聯想當年非法「佔中」長達七十九天，官方隱忍克制，恰似「積善婆心」。二〇一九年「石田為業喜非常，畫餅將來未見香；怎曉田耕耘不得，那知餅食不充腸」（解為中籤，抑或解為下籤），須知香港雖好家底，但不堪折騰。「修例風波」中忤國逆族的行為，無異於畫餅。二〇二〇年「人生何在逞英豪，天理人情只要公；天眼恢恢疏不漏，定然作福福來縱（解為中籤）」，「天眼恢恢」簡直太神奇。

今年大年初二，網上直播香港運程抽籤，籤文是「下手須教一著先，世情局面苦徒然；積薪歷火非無事，識者能知火未燃」，雖被解為中籤，但不可僥倖。香港多年深層次問題如積薪歷火，疫情之下，民生多艱，政局存憂，更加隱患重重。好在國安法後，人們不太擔心街頭騷亂和人身安全問題了，今年春節心情安寧了許多。

其實最靈的籤文還在於人自己。你的模樣，就是世相。你的品行是最好的神靈。與其求神仙，不如問自己；與其拜天所賜，不如理頭苦幹。

# 小城——致廈門



藝苑草  
李風

當你遇到一座小城  
生活日常  
楚楚動人  
不止美麗  
還散發魅力

自然而然  
那就放慢腳步  
讓人好好看你  
返老歸鄉的游子  
心靈便有了歸宿



▲廈門市景 資料圖片

# 小城(二)

城裏的陽光  
灑向四方把心照亮  
城裏的花朵  
嬌艷像仙女下凡  
城裏有英雄鄭成功  
海邊樹雕塑  
守護這城  
功名留在海對岸  
城裏白鷺  
飛過天空  
傳遞  
幸福吉祥

城裏就是  
海上花園  
婷婷玉立  
彷彿高顏值姑娘  
城裏的祖先  
敢闖大海  
面向  
太平洋  
城裏人愛音樂  
鼓浪鼓浪思鄉鄉鄉  
生命交響曲  
一代代奏響

打工生涯原是夢，夢裏不辨西東，夢醒方知歲月不居，自己已退出職場遠遠了。第一份工作是在尖沙咀上班，在香港地圖上看，尖沙咀也不算位處西邊，只是相對於日後的工作地點，尖沙咀便偏西了。有次在尖沙咀港鐵站看標示附近街道的地圖，發覺有一條街名完全陌生，當下一呆；尖沙咀自己最熟悉的了，怎可能有一條街從未聽過呢？

我並非自詡是「尖沙咀通」，只因為在尖沙咀十載辛勞，度過了非常吃苦的打工歲月。其間大街小巷，都留下青春卻苦澀的足跡。正值年輕，一切都分外深刻，以為尖沙咀已一一印記在心，無所不知了，所以出現一條陌生街道，也悚然以驚。

唸大學時逍遙無憂，失眠僅屬偶然，體重有九十磅；踏足社會後，竟然要服食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，翌日又掙扎着方能爬起來，體重跌至七十六磅。十載光陰，箇中滋味，不堪回首。一株植物，從大學的溫室移到陰冷的古樓，生命力漸漸枯萎，我才醒悟到問題已瀕於臨界。

東家不打下家，民間俗語靈犀一點地湧上心間，瞬間發酵成力量，既然在那環境不但無法茁長，甚至奄奄一息了，又焉能再留？當下打定主意，投考政府。經歷申請、面試，沒多久，就在春花初綻的四月天接獲聘書。轉工、跳槽，原來並不艱難，關鍵在於決心。十年困於一個地方，觸鬚不敢探問外面的世界，結果蹉跎了職途，捱壞了身體。

離開西家，往東家上任，在觀塘山坡上逡巡好幾年。那時天天一抵達觀塘港鐵站，即刻就在麥當勞門口乘小巴，下班亦然；依着循環線的軌跡而行，軌跡以外幾乎一片空白，觀塘街巷全然不懂，與尖沙咀歲月剛巧相反。觀塘的平實，跟尖沙咀的華美，根本就是兩個世界。觀塘港鐵站對面有無數鐵皮造的小販檔，鱗次櫛比，每一檔各有貨色，都與民生息息相關：絲襪、內衣褲、拖鞋、鑰匙、旅行箱……應有盡有。

至於工作性質，也頗有分別，我竟然學會處理行政工作，甚至獨當一面，統籌大型活動，這的確是突破。一直以為自己只不

過是傳統文人，行政肯定非我所長，殊不知能力可以出於後天培養。圓規的一條腿立定了，另一條腿倘能自由活動，則半徑可以越拉越闊，或能畫出又圓又大的梢頭月。

從病態到正常，從西家到東家，這一步，走得正確極了，安穩的前路印上了健康的步伐。

政府工作有時會調職，好幾年後我從東調往更東的地方，下一站位於港島東的筲箕灣。那兒傍着翠巒，青蔥入目，最動人是滄沓黑雨過後，數條小瀑布驟然從天而降，雨水沿着山石潺湲而下，水聲激激；飛瀑凌空而墜，如仙似幻，待山上積水耗盡，才仙蹤渺然。

港島的山色特別美，樹木濃密，蔚然競秀，從金鐘一直翠綠到筲箕灣。山色與海景各有風姿，孔子說：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」，我更愛山的秀氣。人與地，真要講緣分，在筲箕灣那幾年我運氣最好，那時才領略到打工生涯不一定苦澀，問題在於際遇與個人的心態。

幾年後調往更東的將軍澳，那處的氛

圍可真是「勤奮過度，靈活不足」，我的健康又漸漸撐不住了，終於提早退休，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。

記得從前有個風俗，長輩知道年輕人要踏足社會，便特意買一隻象牙或牛骨製的帆船相贈，寓意「一帆風順」，寄望可謂殷殷。我這打工仔沒有坐上順風順水的風帆，反而一路周折，常常碰壁；然而對飛黃騰達的人，沒有嫉妒，這並非心胸豁達，只是發覺上天待我其實不薄，已給了我另外的補償。仕途縱使殊不顯達，然而從未嘗過失業的苦況。而且從西家到東家，四個工作地點都遇過親可敬可愛的人物，天光雲影般徘徊不棄。更何況，自問盡心盡力，俯仰無愧，也算得上立己立人。

梁啟超先生說：「百行業為先，萬惡懶為首」，職業、就業、立業、創業，莫不重要。職業，是一生基石。自立能力不可無，東家不打下家那種自信和勇氣亦不可缺。一旦察覺逗留原職，前景肯定不會亮麗，東家未可戀棧，西家若有所待，就快點東家不打下家了。



HK人與事  
黃秀蓮